

文謝文鈔

四

番外書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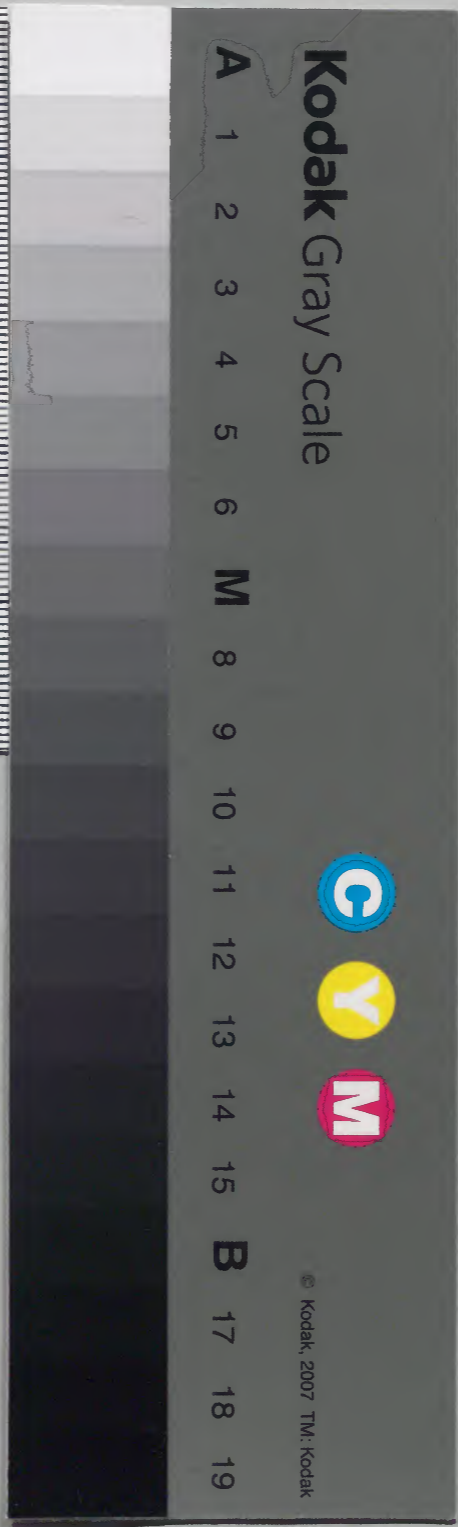
集選

新刊納本

漢	八〇	函	號	類
書	五	三	五	
門	八	五		
	五	三		
	五	三		
冊	架	函	號	類

庫	文	閣	內
三	八	函	漢
四	〇	五	書
函	五	五	
架	冊	號	類

內閣文庫	
番號	漢 8055
冊數	5 (4)
函號	314 9



謝疊山文鈔

宋史列傳

謝枋得。字君直。信州弋陽人也。為人豪爽。每觀書五

行俱下。一覽終身不忘。性好直言。一與人論古今治

亂國家事。必掀髯抵几。跳躍自奮。以忠義自任。徐霖

稱其如驚鶴摩霄。不可籠繫。寶祐中。舉進士對策。極

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。意擢高第矣。及奏名。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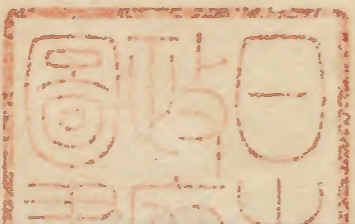
乙科。除撫州司戶叅軍。即棄去。明年復出試教官。中

兼經科。除教授建寧府。未上。吳潛宣撫江東西。辟差

幹辦公事。團結民兵。以扞饒信撫。科降錢米以給之。

枋得遂鄰傳二社。諸未家。得民兵萬餘人。守信州。暨

按吳潛當
作趙葵



兵退。朝廷覈諸軍費。幾至不免。五年。彗星出東方。枋
得考試建康。摘似道政事為問。因言兵必至。國必亡。
漕使陸景思啣之。上薰於似道。望居鄉不法。起兵時
冒破科降錢。且訕謗。追兩官。謫居興國軍。咸淳三年。
赦放歸。德祐元年。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。鄂黃蘄安
慶九江。凡其親友部曲。皆誘下之。遂屯建康。枋得與
呂師夔善。乃應詔上書。以族保師夔可信。乞分沿江
諸屯兵。以之為鎮撫使。使之行成。且願身至江州。見
文煥與議。從之。使以沿江察訪使行。會文煥北歸。不
及而反。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。明年正月。

師夔與武萬戶。分定江東地。枋得以兵逆之。使前鋒
呼曰。謝提刑來。呂軍馳至射之。矢及馬前。枋得走入
安仁。調淮士張孝忠。逆戰團湖坪。矢盡。孝忠揮雙刀。
擊殺百餘人。前軍稍却。後軍繞出。孝忠後。衆驚潰。孝
忠中流矢死。馬奔歸。枋得望敵樓見之。曰。馬歸。孝忠
敗矣。遂奔信州。師夔下安仁。進攻信州。不守。枋得乃
變姓名。入建寧唐石山。轉蔡坂。寓逆旅中。日麻衣躡
履。東向而哭。人不識之。以為被疾也。已而去。賣卜建
陽市中。有來卜者。惟取米履而已。委以錢。悉謝不取。
其後人稍稍識之。多延至其家。使為子弟論學。天下

既定。遂居閩。至元二十三年。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。以枋得為首。辭不起。又明年。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。執手相勉勞。枋得曰。上有堯舜。下有巢由。枋得名姓不祥。不敢赴詔。丞相義之不強也。二十五年。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。求人。尚書留夢炎。以枋得薦。枋得遺書夢炎曰。江南無人才。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。不可得也。紂之亾也。以八百國之精兵。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。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。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。殷之後。遂與周並立。使三監淮夷不叛。武庫必不死。殷命必

不黜。夫女真之待二帝。亦慘矣。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。明年遣使問安。王倫一市井無賴。狎邪小人。謂梓官可還。太后可歸。終則二事皆符其言。今一王倫且無之。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。今吾年六十餘矣。所欠一死爾。豈復有他志哉。終不行。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。既而南歸。與枋得道時事。曰。大元本無意江南。屢遣使使頻兵。令毋深入。特還歲幣。即議和。無枉害生靈也。張晏然上書乞歛兵從和。上即可之。兵交二年。無一介行李之事。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。因相與慟哭。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。欲薦

謝疊山文鈔 卷一 序
枋得為功。使其友趙孟遠來言。枋得罵曰。天祐仕閩。無毫髮推廣德意。反起銀冶害民。顧以我輩飾奸耶。及見天祐。又傲岸不為禮。與之言。望而不對。天祐怒。強之而北。枋得即日食菜果。二十六年。四月。至京師。問太后攢所。及瀛國所在。再拜慟哭。已而疾。遷憫忠寺。見壁間曹娥碑。泣曰。小女子猶爾。吾豈不汝若哉。留夢炎使鑿持藥。雜米飲進之。枋得怒曰。吾欲死。汝乃欲我生耶。棄之於地。終不食而死。伯父徽明。以特奏恩為富陽尉。攝縣事。時天基節上壽。大元兵奄至。徽明出兵戰死。二子趨進。抱父尸亦死。

謝疊山文鈔目錄

卷一 書

上程雪樓御史書

上丞相劉忠齋書

與叅政魏容齋書

與李養吾書

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書

為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

與楊石溪書

卷二 序

送史縣尹朝京序

送方伯載歸三山序

送黃六有歸三山序

交信錄序

程漢翁詩序

重刊蘓文忠公詩序

卷三 墓記

寧庵記

東山書院記

圓峰道院祠堂記

宋辛稼軒先生墓記

平山先生母制機墓記

卷四 說 跋

秋旦說

江仲龍字說

鷺洲書院記跋

卷四

上程雪樓御史書

十月朔日

丁憂人謝枋得

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

史中丞相公執事

〇〇制世民物一新

宋室孤臣只

欠一死

某所以不死者

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

罪大惡極

獲譴于天

天不勦厥命

而奪其所恃以為命

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

考終於正寢

某自令無

意人間事矣

禮曰傷我貧也

生無以為養

死無以為

謝疊山文鈔卷之一

異世大耀文 編

書

上程雪樓御史書

公於元國
號及年跡
皆缺而不
書蓋公微
意所存今
不妄填補
讀者宜以
意逆之

十月朔日。丁憂人謝枋得。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

史中丞相公執事。〇〇制世民物一新。宋室孤臣只

欠一死。某所以不死者。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。罪

大惡極。獲譴于天。天不勦厥命。而奪其所恃以為命。

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。考終於正寢。某自令無

意人間事矣。禮曰傷我貧也。生無以為養。死無以為

謝疊山文鈔

卷一

葬。某幼讀此書。何知其苦。乃令身履之。而後痛楚不能禁。某三十一而入仕。五十一而休官。平生實歷。不滿八月。俸祿無一毫。歸家養親。已不可言孝矣。惟罷勉送死。或可以少贖前過。親喪在淺土。貧不能禮葬。苦塊餘息。心死形存。小兒傳到郡縣公文。乃知○○欲求至誠無偽。以公滅私。明達治體。可勝大任之才。執事薦士凡三十。賤姓名亦玷其中。執事將隆旨。眷郡縣。以禮聘召。有願應詔者。以資幣厚遣。乘傳上京。弓旌招賢。輪帛迎士。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。豈非清明一盛事乎。有志經世者。孰不興起。惜乎求異才而

及某。非其人。非其人。貽笑於天下。取譏於後世。非○○○
○夢卜求賢之初意也。揚善者順天。薦賢者報國。執事為君謀亦忠矣。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。當執事薦士時。豈知某有母之喪。衰經之服。不可入公門。草土之銜。不可徹殿陛。姓名不祥者。不可辱古靈薦藁也。稽之古禮。子有父母之喪。君命三年不過其門。所以教天下之孝也。解官持服。在○○○制典尤嚴。自伊尹傅說之後。三千年間。山林匹夫。辭煙霞而依日月者。亦多矣。未聞有冒哀匿服。而膺幣聘者。傳曰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為人臣。不盡孝於家。而能盡忠於國。

者未之有也。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。某親喪未克葬。持服未三年。若違禮背法。從郡縣之令。順執事之意。其為不孝莫大焉。○○以道德仁義治天下。取士必忠孝。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。人心何在。天理何在。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。且夫至誠無偽。以公滅私。明達治體。可勝大任。三代而下。真足當此選者。惟諸葛孔明一人。孔明居隆中。執事生古郢。皆荆楚奇才也。孔明未遇時。立心制行。必有大過人者。襄陽耆舊能言之。此執事所熟聞。亦執事所願學。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。

有斯人應斯詔。固世道之福。亦儒道之幸。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。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。置八紘六合以求才。老者怯而不可用。壯者狂而不可信。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。姑取吉人善士。以和光同塵。當饋可無思。拊髀可無歎。野史記之曰。甚哉上下之相蒙也。此豈○○所樂哉。此豈執事所願哉。語曰。人豈不自知。某自知不才久矣。亡國之大夫。不可以圖存。李左車猶能言之。况稍知詩書。頗識義理者乎。某之至愚極闇。決不可以辱召命。亦明矣。當執事薦士時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。倘知之。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。

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。淳祐甲辰。丞相史嵩之父沒。天子詔起復。嵩之雖不來。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。其詞曰。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。為天地立人極。奪情非令典。起復非美名。朝臣惟徐忠公元杰。上疏。主正論。力勸君父。宜令嵩之終三年喪。人心天理。不可泯滅。此嵩之所以壽終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。咸淳甲戌而後。不復有禮法矣。賈似道起復為平章。文天祥起復為帥。閻。徐直方起復為尚書。陳宜中起復為宰相。劉黻起復為執政。饒信斗管穿窬之徒。鑽刺起復。不可勝數。三綱四維。一旦斷絕。此生靈所以為

肉為血。宋之所以暴亡。不可救也。豈非後車之明鑒乎。忠臣論事。必識大體。君子取人。先觀大節。執事不可稱匪其人。而孤。○○求才之意。某不可進。不以禮而誤執事。知人之明。不待智者而知之矣。為人子止於孝。為人臣止於忠。某不能為忠臣。猶願為孝子。傳曰。君子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。執事能亮某之心。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。是成我者之恩。與生我者等也。某家在弋陽。執事僑寓盱江。相望二百餘里。當徒跣以謝門牆。惟服色悽慘。不可以謁達官貴人。敢以書白于侍御者。語曰。士屈於不知己。而伸於知己。執事

謝疊山文錄卷一
豈不聞其為江南一愚直人乎。人無所不至。惟天不可欺。其所以發露真情。而不暇文飾其辭者。亦恃執事必知已也。不備。某稽顙再拜。

上丞相劉忠齋書

七月吉日。門生袁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。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。惟天下之仁人。能知天下之仁人。惟天下之義士。能知天下之義士。賢者不相知多矣。能灼見三俊之心者。必聖人也。某自壬戌以後。小夫竿牘。不至門墻者。二十七年。孰不以為簡。先生曰。斯人也。非簡我也。

必愛我也。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。孰有過於先生乎。事有當言而不言。則非所以酬知己。某敢不避誅。作而僭言之。君子之所為。必非衆人之所識。湯可就。桀亦可就。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。伯夷柳下惠不能也。佛盱眙。可往。公山弗擾。可往。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。曾顏閔不能也。傳曰。人各有能。有不能。先生之所能。某自知其必不能矣。○○本無滅宋之心。郝奉使將命來南。欲使南北百億萬蒼生。同享太平之樂。至仁也。只此一念。自足以對越上帝。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。欺君罔上。誤國殘民。其惡不可一二數。拘行人

謝疊山文錄 卷一
負歲幣。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。兵連禍結。亾在旦夕。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。善類亦可自反矣。天怒于上。人怨于下。國滅主辱。理固宜然。天實為之。人豈能救之哉。○○之禮三宮。亦可謂厚矣。○○保全亾國之臣。亦可謂有恩矣。江南無人才。未有如今日之可恥。春秋以下之人物。本不足道。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。亦不可得矣。先生少年為倫魁。晚年作宰相。功名富貴。亦可以酬素志矣。奔馳四千里。如大都。拜見○○。豈為一身計哉。將以問三宮起居。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。先生此心某

知之。天地鬼神知之。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。衆人豈能盡知之乎。師友之相知。古今寧幾人哉。事有可效忠於清朝者。某不可不言。先生亦不可不察。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知管公。將音來南。根尋好人。根尋不覩面皮。正當底人。此令一下。人皆笑之。何也。江南無好人。無正當人久矣。謂江南有好人。有正當人者。皆欺○○也。何以言之。紂之亡也。以八百國之精兵。不敢抗二子之正論。武王太公。凜凜無所容。急以繼滅興絕。謝天下。殷之後。遂與周並立。使三監淮夷不叛。則武庚必不死。殷命

必不黜。殷之位號必不奪。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。而降為上公也。多士多方。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。成王周公。以忠厚之心。消其不平之氣。曰商王士。曰有殷多士。曰殷逋播臣。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。太平君相。待亡國臣民。何如此其厚也。豈非殷之舊國。故都。猶有好人。猶有正當人乎。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。妃嬪媵嫗。王子皇孫。辭樓下殿。輦來于秦。朝歌夜絃。為秦宮人。至今讀者。猶惻楚。六國臣子。無一痛心刻骨。亦可謂無人矣。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。播棄忠直。信任姦邪。送死咸陽。無足哀者。楚人乃

憐之。如悲其親戚。豈不曰楚本無罪。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。楚滅矣。義陵一邑。惓惓於舊君者。惟一心扶老攜幼。肥遯桃源。後六百年。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。以秦皇帝之威靈。蒙恬蒙毅之智勇。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。天常民彝。不可泯滅。姑留此輩。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。豈非楚之舊國故都。猶有好人。猶有正當人乎。女真之破汴京也。劫二帝據中原。土地人民。皆其有矣。粘罕多智人也。知地廣人稠。未易心服。一讀馬伸秦檜議狀。為之動心變色。亟思一策處之。爾後南北戰者六七年。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。宋之臣

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。今年遣使祈請。明年又遣使祈請。今年遣使問安。明年又遣使問安。一使死於前。一使繼於後。王倫一市井無賴。狎邪小人耳。謂梓宮可還。太后可歸。諸君子切齒怒罵。終則二事皆符其言。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。開門授徒。室燃敬其忠信誠懇。一日問之曰。天下何時可太平。忠宣曰。息兵養民則太平。又曰。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。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。和聲琅誦曰。天下固畏齊之強也。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。是動天下之兵也。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。小國能畏天。大國

能順天。室燃曰。善哉善哉。吾計決矣。曾幾何時。密授秦檜。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。而息兵養民矣。女真自丁未以後。安處中國。享國百有八年。而宋自戊午至甲午。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。非秦檜之功。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。豈非江左臣子。猶有好人。猶有正當人乎。以某觀之。江南無好人。無正當人久矣。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。某江南一愚儒耳。自景定甲子。以虛言賈實禍。天下踴為風漢。先生之所知也。昔歲程御史將肯招賢。亦在物色中。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。朋友自大都來。乃謂先生以賤姓名

薦朝廷過聽。遂煩旌招。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。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。入仕二十一年。居官不滿八月。斷不敢枉道隨人。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。今年六十三矣。學辟穀養氣。已二十載。所欠惟一死耳。豈復有他志。自先生過舉之後。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。求好秀才者物色之。求藝術人者物色之。奔走逃遁。不勝其苦。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。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。憑根脚者。又從而困辱之。此非先生之賜而何。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。大抵朝廷一番求賢。不過為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。趁幾錠銀鈔。欺君

誤國莫大焉。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。將隆旨根尋好人。不覩面皮。正當人。又物色及某矣。某斷不可應聘者。其說有三。一曰。老母年九十三而終。殯在淺土。貧不能備禮。則不可大葬。妻子鬻婢。以某連累。死於獄者四人。寄殯叢冢。十一年矣。旅魂飄飄。豈不懷歸。弟姪死國者五人。體魄不可尋。遊魂亦不可不招也。凡此數事。日夜關心。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。此不可應聘者一也。二曰。有天下英主。必能容天下之介臣。微介臣。不能彰英主之仁。微英主。不能成介臣之義。某在德祐時。為監司。為帥臣。嘗握重兵。當一面矣。蒞

通對高祖曰。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。不知有陛下也。滕公說高祖曰。臣各為其主。季布為項羽將而盡力。乃其職耳。項氏臣。可得而盡誅耶。某自丙子以後。一解兵權。棄官遠遁。即不曾降附。先生出入中書省。問之故府。宋朝文臣降附表。即無某姓名。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表。即無某姓名。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。即無某姓名。如有一字降附。天地神祇必殛之。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。甲申歲。○○降詔。赦過宥罪。如有忠於所事者。八年罪犯。悉置不問。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。夷齊雖不仕周。食西山之薇。

亦當知武王之恩。四皓雖不仕漢。茹商山之芝。亦當知高帝之恩。况羹藜含糲於○○之土地乎。○○之赦其屢矣。某受○○之恩亦厚矣。若效魯仲連。蹈東海而死。則不可。今既為○○之游民也。莊子曰。呼我為馬者。應之以為馬。呼我為牛者。應之以為牛。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逋播臣者。亦可。呼我為○○游惰民者。亦可。呼我為宋頑民者。亦可。呼我為○○逸民者。亦可。為輪為彈。與化往來。蟲臂鼠肝。隨天附予。若貪戀官爵。昧於一行。縱○○仁恕。天涵地容。哀憐孤臣。不忍加戮。某有何面目見○○乎。此不可應聘者二

也。其受太母之恩亦厚矣。諫不行。言不聽。而不去。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。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。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。盡獻之。〇〇。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。君臣之義。亦大削矣。三官北遷。乃自大都寄帛書曰。吾已代監司帥臣。具姓名歸附。宗廟尚可保全。生靈尚可救護。三尺童子。知其必無是事矣。不過給群臣以罷兵耳。以宗社為可存。以生靈為可救。陽給羣臣以歸附。此太母之為人君。自盡為君之仁也。知宗社不可存。生靈不可救。不從太母以歸附。此某為人臣。自盡為臣之義也。語曰。君行令。臣行志。

又曰。制命在君。制行在臣。大臣者以道事君。不可則止。孔子嘗告我矣。君臣以義合者也。合則就。不合則去。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。並不回奏。惟有繳申二王。乞解兵權。盡納出身以來文字。生前致仕。削籍為民。遯逃山林。如殷之逋播臣耳。聞太母上仙久矣。北向長號。恨不即死。然不能寄一功德疏。如任元受故事。今日有何面目。捧麥飯洒太母之陵乎。此不可應聘者三也。今朝廷欲根尋好人。不覩面皮。正當底人。某決不可當此選。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。不背負師門為念。特賜仁言。為某陳情於江淮行省。參知管公

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錄司。不得縱容南人。貪酷吏多開騙局。脅取銀鈔。重傷國體。大失人心。俾某與太平艸木。同沾聖朝之雨露。生稱善士。死表於道。曰宋處士謝某之墓。雖死之日。猶生之年。感恩報恩。天實臨之。司馬子長有言。人莫不有一死。死或重於泰山。或輕於鴻毛。先民廣其說曰。慷慨赴死易。從容就義難。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。干冒鈞嚴。不勝恐懼戰慄之至。

與叅政魏容齋書

九月吉日。前宋逋播臣○○游民謝某。謹齋沐頓首

致書于大叅政公閣下。○○制世。民物一新。宋室逋臣。只欠一死。上天降才。其生也有日。其死也有時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。所恨時未至耳。○○慈仁如天。不妄殺一忠臣義士。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。後來冤狀明白。姦民亦正典刑。其待亡國之逋臣。可謂厚矣。某雖至愚極蒙。豈不知恩。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。忠臣不仕二君。烈女不事二夫。此天地間常道也。有伊尹之道。有伊尹之志。則何事非君。何使非民。若伯夷柳下惠。則自知不能為伊尹。決不敢學伊尹矣。自丙戌程御史將隆旨宣喚之後。今第五次蒙○○



○以禮招徠。上有堯舜。下有巢由。上有成湯。下有隨光。上有周武。下有夷齊。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。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。正欲使天下萬世。知○○之量。可與為堯舜。可與為湯武。能使謝某不失臣節。視死如歸也。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。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。及坊正屋主監守。豈不憂某之逃走耶。某是男兒。死即死耳。不可為不義屈。何必逃走。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。先民有言。慷慨赴死易。從容就義難。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紲。而到大都。以衰經見留忠齋諸公。且問諸公。容一謝某。聽其為

不字忍衍

○○開民於○○治道何損。殺一謝某。成其為大宋死節。於○○治道何益。只恐前誤大宋。後誤○○。上帝監觀。必有報應。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。某母嘗未葬。擾禮經。不可除服。只當衰經見公卿。凶服不可入君門。○○有命。當應寫江南官吏貪酷。生靈愁苦之狀。作萬言書獻陛下。一聽進退。忠臣不事二君。烈女不事二夫。此某書中第一義也。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。即不食煙火。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。惟願速死。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。可以愧天下萬世。為臣不忠者。茲蒙頒賜。仰見禮士之盛心。某聞

村山文少

之食人之粟者。當分人之憂。衣人之衣者。當任人之勞。乘人之車者。當載人之難。某既以死自處。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。義不敢拜受。所有鈞翰臺覬事件。盡交還來使。回納使帑外郎。又傳鈞旨云。欲訪問某何事。其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。今則決不敢矣。魯有公甫文伯死。其母敬姜不哭。室老曰。焉可有子死而不哭者乎。其母曰。孔子聖人也。再逐於魯。而此子不能從。今其死也。未聞有長者來。內人皆行哭失聲。閨中自殺者二。此子也。必於婦人厚。而於長者薄也。吾所以不哭。君子曰。此言出於母之口。不害其為賢母。

也。若出於婦人之口。則不免為妬婦矣。言一也。所居之位異。則人心變矣。某義不出仕者也。今雖有忠謀奇計。則人必以為妬婦矣。恐徒為天下所笑。惟相度容之。干冒鈞嚴。不勝悚慄。

與李養吾書

某惟祖宗於舍。選擢倫魁。視進士上之恩數尤渥。賜袍笏大成殿下。即日授國子錄。升崇化堂。與西司成衆學官。序爵而坐。不待親民而入朝。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。後雖渝初意。失舊法。西澗七年給禮。亦未為遲。執事望爐亭時。聲名赫赫震京師。諸老先生恨識

面之晚。出場屋。以程文示同志。皆心降辭服。推讓為第一。登名日。果巍然冠羣英。七年三優。如執左契。科目由人重。誰不以西澗芳躅期之。恬退六年。僅得一學官。在外為漕司掾。人皆曰。不才宰相。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。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規之。陸宣公有言。興王之良佐。皆是李世之棄才。養吾不屈節。受官於陳。宣中留夢炎。劉徽柄國之時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。已有所屬。宇宙大變。一世無全人。饒信持文之士。勇為亂臣賊子者尤衆。少康逃匿。有仍氏者四十年。宣王逃匿。召公家者十有四年。夏周諸侯公卿大

夫。背叛者不見於史策。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。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。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。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。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。吾於是有望矣。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。天地折缺之餘。正望其整頓。人極傾顛之際。正望其扶持。在天之靈。想亦不能忘情也。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。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。君子憐之。今日之事。視二子尤難。愚公移山。精衛填海。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。程嬰杵臼樂毅申包胥。果何人哉。天地間大事。決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。使常人皆能辦大事。天亦不必

產英雄矣。夷狄不可為諸夏之王。古今未有絕正紆之時。使君臣上下。同一豺狼地豕之心。而可立國。秦始皇隋文帝。必不再世而亾矣。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。而終為夷狄所滅。使君無桀紂幽厲之惡。而一廢不復興。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。皆不可信矣。人力終有窮。天道終有定。壯老堅一節。終始持一心。吾獨於養吾有望。某嘗有言。人可回天地之心。天地不能奪人之心。大丈夫行事。論是非。不論利害。論逆順。不論成敗。論萬世。不論一生。志之所在。氣亦隨之。氣之所在。天地鬼神亦隨之。願養吾益自珍重。儒者常

談。所謂為天地立心。為生民立極。為去聖繼絕學。為萬世開太平。正在我輩人承當。不可使天下後世。謂程文之士。皆大言無當也。

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書

知公度量。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。敢以士獻。朱文公之後。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。四方善類。幾年長大息。某客閩十三年。所交朋友。能讀四書者儘多。求其明辨力行。真踐實履。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。惟泳道朱公沂一人。癸未年。初識之。逆旅中。狀貌與文公無異。揖而問其姓字。則文公曾孫也。聽其議論。覘其志

趣絕似西北人。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。遂為莫逆交。每歲或一相會。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。國家興廢。善類仕止久速之故。掃盡華葉。獨存根株。使其老為太平民。正謂胡瑗嘉祐真講官也。生不逢時。可為浩嘆。乙未己前。侍從監司太守。以遺逸薦者衆矣。泳道皆不應聘。某問其故。則曰。吾家如侍郎。在總領鑑畿漕秘撰。浚非不遇賢宰相。以文公之故。穹官臚仕。如取諸寄。終為一俗吏。既無補於世道。徒有忝於家聲。此某所深愧也。所以用力文字。與郡國薦名。必由科舉奮身者。願一洒從祖從姪從兄之耻。使文公之道。取

信於萬世也。天耶命耶。今何言哉。某聞而悲之。惟誦努力加餐飯。無事長相見。兩句以相勉。今在建安書院。與釋菜。願梅庵枉駕訪之。延至門下。與之談論。必有以契盛心者。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。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。或提督官待之。亦扶持世道。興起斯文第一義也。

為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

某等輒有愚慮之一得。仰禪教道之萬分。切惟賢者不得見。得見其象者。可以崇之矣。古之人不得見。得見其似者。可以續之矣。范文正公守嚴州。求嚴子陵

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。黃子畊守台州。求謝上蔡之後。給以田宅者數人。余景瞻守南劍。求楊龜山之後。賜以室廬。養以廩稍者十餘口。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。故家遺俗之昌微。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。斯文之興喪。世道之污隆。君子亦相覘之。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。學貫天人。道高百世。師事朱文公最久。文公敬之。無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。慶元學禁五十九人。惟文節受禍最慘。子孫最多賢人。以為天道可信。厥子節齋九峯二先生。守父訓。明師道。以德行文字。為東南師表。厥孫覺軒。以立言垂不

朽。久軒先生文肅公。精忠大節。尊主庇民。使文公之道。愈信於天下。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。未有一門三世。力扶道脉如蔡氏者。家傳清白。恒產本不多。其曾孫蔡某。蔡某。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。遭貪酷轉運破其家。又奪其田。逃難江西。近方還里。田為橫民冒佃者半。菜菜無人耕墾者半。路官撥入馬站戶。家有一物直錢。則鬻以養馬。今則無可鬻者矣。皆為困窮民。鄉人之善者。大夫之賢者。見之莫不流涕。范文正之免租。黃子畊之給田宅。余景瞻之賜室廩廩稍。不可望於令人矣。切見文公門人。能扶植道脉。如劉

文簡公黃文肅公之家。皆蒙宣慰使薦舉。省府褒表。應有田產。並免差科。其已站戶而破產者。並與分簡出站。與儒戶一例優恤。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尊信師道。有功名教。尤在諸賢之右。特以孫孤弱寒窶。不為當路達官貴人所知。不得與劉文簡黃文肅兩家同沾清朝仁厚之澤。豈非明世一關事乎。况蔡某等已係試中儒人。必蒙優恤。某等切聞師誨。見義必為。庸敢合辭。鳴跽於大夫君子之前。欲望台慈。備詞申呈。建寧路總管府。福建道行尚書府省。乞賜指揮。劄下建寧路建陽縣。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為站戶。而

產去稅存者。特與分簡出站。照文公門人子孫。及儒戶體例。除地稅商稅外。並免一應差科。予以扶持名教。興起人心。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。豈特儒家有所勸獎。知所趨向而已哉。主張綱維。是在師道。干冒師尊。下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。

與楊石溪書 字習之

枋得雲卧空山。猶有雪夜思袁安者。高誼今所無也。執事共學寧幾時。問遺數至。僕亦可以愧矣。施者猶未厭。君子固過於厚乎。宋朝盛時。文章家非一人。歐蘓起遐方僻壤。以古道自任。發為詞華。經天緯地。天

下學士。皆知所宗。隱然挈宋治於兩漢之上。七十年來。文體卑陋極矣。天運循環。必有作者。是不難。亦為之而已矣。枋得頗有興起斯文之意。倡而無和。言而莫聽。近來始得張伯大與習之兄弟。能卓然自立。不從俗浮沉。豈特時文當為天下雄。今之同志。即後之同傳。枋得深有望焉。惜乎相聚之日淺。所願切磋講究者。十未二三。私懷如有欠。執事乃以為德。何邪。

謝疊山文鈔卷之一

文鈔卷

謝疊山文鈔卷之一

